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史想洲歐紀世九十

(四十)

著木爾茲建光伍
譯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世紀歐洲思想史
(四十)

著 茲爾木
譯 建光伍

世界名著譯漢

第九章 宗教

一

一、思想之國
際化

作者在此思想史中，始終皆從國際或無國界觀點，以視歐洲思想。作者首先表明，科學思想如何日見其變爲一種普通、及世界所共注意之事，民族或國界之分別，逐漸消滅，即或有之，亦是貢獻於普偏思想，至第十九世紀之末年，則變爲全數文明國之所有。其次則表明第十九世紀之哲學思想，如何從民族的、或本地的、或專門學派的，而亦逐漸變爲有普偏之重要，其普偏雖不如科學思想，而有其普

徧足可以令人注意之程度；其思辨所注意者，每論其在何處，皆集中於相同之有定之諸多問題中。其所以能如此者，不獨由於交通之較為便利：其重要原因，則是兩宗趨勢之效。在此一方面節制科學思想，在彼一方面節制哲學思想者。此兩趨勢即算學精神及批判精神是也。在此者是計數、量度、計算之確切方法；在彼者則是邏輯的、訓詁的、歷史的、批判主義之普通法制也。

然而作者則宜聲明，如是之普遍不分國界之注意之特色，在吾人評論哲學思想（以別於科學思想），致力於諸多問題之進行中，則愈見其變為不甚顯著矣。如是之諸多問題，誠然為各處所認為極為重要者，然而即以承認此多數問題之存在而言，則頗為遲緩，且是逐漸承認者，至於正確之研究方法，則承認更遲矣。例如靈魂問題，善之問題，知識問題，皆是當第十九世紀中，德法英三國之思想家所研究者；至於實在之間題，美之間題，及以自然為一全體之諸多哲學的問題，遲至最新近時期，始變為各處之有系統的及有方法的反省之目的。更進而言之，吾

三、

此諸問題愈多，則辨別之點尤不相同，爲問題顯著。

人若注意於其中有數個問題，不過是在近來三十餘年間始列於哲學著作及哲學系統中者，吾人則更注意於此三國著名思想家所採之方法，及其所從以討論之觀念，有對於某某數種問題，比於其他數種問題，較爲變異。今先論心理學，此是研究靈魂問題者，至於今日，則已全變爲國際之學，而以歐美兩洲之諸多貢獻，最易爲各處所吸收，且吸收甚速；知識學此時亦是用頗爲相同之方法研究討論者，到處皆發現相似之不同之點，或相反襯之見解；英法德三國思想家有同等之貢獻於自然諸科學之方法之正確悟解，而以對於悟解其諸多方法之限度爲尤要。以倫理學而論，各處皆有神學的及人類學的諸多見解之代表。惟是吾人一入於玄學及審美學界中，則見得有較爲重要之不同，以標示此三國哲學著作之各有其特性，玄學則已幾乎絕跡於德國矣，其疑似之恢復，是頗新近之事；而英法兩國近來，則先後能以有日見其盛之創始之玄學著作自誇。其在另一方面，審美學之作爲一宗哲學的練習者，則尙不以英法兩國爲家也。

四、以在宗教
力為最弱
問題之潛教

今論本章所研究之精神（宗教）問題，吾人則見得其在英國民族及本土之潛力，則拒絕哲學著作，不使相近，比於他國為尤甚，其研究此主題之哲學研究之名，——即是宗教之哲學，——只在最新近時期間，通行於法英兩國之著作中：其在德國則不然，宗教之哲學，成爲第十九世紀上半期哲學思想之中樞及最重要之主題。即以今日而論，有人謂各國之思想家，對於其此思辨之最深區域，仍然是難於彼此悟解，且有人謂直是不能彼此悟解，如是之情形，有多方之表明，亦有頗多理由以爲之解說。其中有宜特別注意者，則有兩點，撇開其次等潛力不計。作者所欲說及之兩點，其一點是關於文字之句語及名詞者，即是本章所討論之思辨所用以達意之哲學名詞。第二點，是關於傳達哲學思想所用之居間之事物：此與英法德三國之歷史事實之造成問題之公式者有關。今欲初步規定作者之意，以助吾人固定其諸多觀念，作者可以謂其所指者，即是此三國所有之哲學與神學之關係，即謂世代留傳之信仰與自由研究之關係。

若取三國文字中所用之哲學名詞，以達其宗教思辨之意，則讀者第一宜注意於『精神』名詞；此名詞在德法兩國文字中，並無完全相當之字。德文之 *Geist*（德英華文科學字典譯作『精神』或『靈魄』），當作英字之『心』字或『心靈』用，亦當作英文之『精神』字用，是以在黑智爾系統中所用之 *Geist* 字，有時譯作英文之心或心靈，有時譯作精神。德文從 *Geist* 而來之兩個區別字，則與英文之『知性的』及『精神的』，有多少相合；所謂『精神的』，是與『世界的』相反對。因為德文此名物字，既指知性界之觀念，亦指精神界之觀念，是以在德文著作中，宗教的（精神）諸事，與哲學的諸事，向無謹嚴之分開，因而發生極多之紛亂，及極多誤解，而以他國人之讀德文者爲尤甚。

假令作者對於如是之名詞之不同，而爲詳盡之討論，則未免離題太遠；今只指出其不獨關於普通觀點（此是作者隨處所嘗試介紹者）所發生之諸多爲

難，且指出德英兩國思想家，對於本章所討論之問題所居之地位，有重要之不同也。作者今姑且暫時撇開法國哲學著作所用以討論本題之名詞不論：其所以撇開之理由，將見於下文。至於處置上文所云之第二點，即謂哲學與神學之關係，作者今先暫時限定討論英德兩國之思想；因在第十九世紀，其在法國，並無有顯著之神道學派，能超出天主教範圍之外者。今以英國而論，讀者宜注意英國原無一宗神學之能駁括，能自足，如自第十八世紀末年以來德國之所有者。〔原註〕自來，三天主教亦無之，因已在「神學大典」中，此部署為系統，而恢復於比法德三國，改其名稱為多馬說（多馬主義），是第十九世紀間之事。並非謂此兩國之宗教著作，不是同等重要，不是同等之為創作也；亦並非謂此兩國無同等創製之哲學著作之曾經討論宗教問題者。惟是有一事實在，即是在最近時期間，因為德國神學著作及哲學著作，連同其分立之學科之發生於大學者，於是神學研究及哲學研究乃分為兩事；其效果則是同一精神問題，或宗教問題，則從兩不同之觀點以研究之，且各有所為而討論之——有為宗教起見者，有為

自由研究起見者。是以德國有兩宗不同之著作；其一是神學著作，其一是哲學著作，皆是有多少研究相同之間題者，即謂宗教問題，大概而論，計至最新近時期為止，此兩宗著作，分開進行，各自培植，而無充分之彼此承認。是以有多數之神學著作之論述者，與哲學著作所討論之主題相同，皆稱為宗教之哲學；其尤為令人注意者，則是在德國之哲學史中，久已不注意於重要哲學思辨，以為其是發生於專門神學家，而非出自專門哲學家也。是以在某一時期間，多數哲學歷史之可以稱為標準之作者，罕見其提及士來厄馬赫之名，至於洛忒（Roth）及立特士爾兩子之名，則更無論矣；然而此兩位著作家，皆曾發展一宗獨立而有創解之原理（或主義），以處置宗教的或精神的現象也。〔原註〕對於哲學所注意之諸多問題，有更為普通之概念，則最多為顯見於字伯威希所發起（一八六二至一八六六年）之學者所不可少之歷史著作，名「哲學史之根基圖」之後，再版所介紹之諸多改變（亥晤薩博士以較為廣大之基礎及宗旨而再校刊之）。其第十四冊是討論「自第十九世紀初年以來之哲學史」，至一九〇六年，已是第十次版矣。正文所引之著作，作家之名，及從前所忽略不提者，至是則介紹之，且對於此諸家之著作，有適足之徵引。當第十九世紀較早之時期，對於此主題之分門別類，著過於

八、
作在科學著作
及哲學著作
之間
亦然

謹嚴分開哲學及神學爲兩事，大約有兩宗理由：第一，是由於反對第十八世紀之通俗哲學，而欲以較爲合於邏輯的演習，及較爲謹嚴方法，介紹於大學之哲學教課中；第二，則由於在黑智爾學派所祕密培植之趨勢，以改變神學的武斷爲哲學的武斷，且視貫穿於觀念派諸系統中之推理線索，以改舉凡一切哲學之脊骨，若以其他思辨（毋論其在此一方面爲自然的，而在神學方面爲神學的）相比，則不過只有附屬之重要，而無真正系統的重重要也。此較後之趨勢，大約以斐西耶之大歷史爲最顯露矣。雖然，其後再版學者之著作中，如是之趨勢，已逐漸消滅矣。予友素斯和爾特牧師（Peter O. Zuckschwerdt）曾謂，在杜平根大學，哲學及神學，向來是一樣培植者。

在另一方面，謝林、巴對爾、外塞、陸宰，對於宗教思辨，皆有多少徹底之處置，惟是其關於

宗教生活及宗教思想之某某數重要區域之中之知識，則不及餘子之較爲赅括較爲通透矣。作者亦宜聲明如是之特別精神，不獨表示於哲學思想此一部分，且其他部分亦皆有之，例如久已發現於專門哲學家對自然諸科學之態度者是也。有時且盛行一宗見解，謂專門自然科學家之思辨，並無哲學價值，即或有之，亦屬甚微，可以忽略不顧者。（原註一）作者曾示讀者以一顯著之榜樣矣（見本編上冊第五章，第五十四節原註）。作者所指者，即是費希奈爾之哲學著作，結果於馮德及包爾生諸著作中，惟有陸宰不然，及後來費希奈爾之系統，乃

希奈爾之哲學著作，結果於馮德及包爾生諸著作中，惟有陸宰不然，及後來費希奈爾之系統，乃

所為發拉士維。雖然，在自然之哲學中，則如是之態度，已完全消滅矣；有諸多最佳之哲學著作之貢獻於此主題者，後來則有諸多思想家承認其爲出自物理學家及自然科學家之手；即以第十九世紀中葉之惟物主義學派之膚淺思辨，及新近赫克爾之著作而論，今日在哲學史便覽中，皆有其位置矣。在尤爲新近時期，吾人且見得專門神學思辨，從專門哲學家得有較爲適可之承認。如是之表示較爲寬容大度之趨勢，是與推倒彼此格格不相入之專門家之習氣，同時攜手並行者。如是之習氣，標示德國學校爲學之長短利弊，且如是之習氣，使德國哲學家有多年不能辨認外國之近代哲學之重要，及其中之創解，而對於學校制不甚發達者之思辨，尤爲不能辨認。

在第十九世紀之中，德國著作家之研究宗教問題者亦多矣，其中則只有一
位，其性情及學問，足以兼研究神學及哲學兩方面者；據事實而言，此君從宗教教
師觀點，而注意於宗教問題，同時以哲學思想家觀念，而同等注意於此宗教問題，

九、士來厄馬赫

一〇、
此英國則無
此雙元主義

此位思想家，即是士來厄馬赫。然而此君亦以爲有分開兩方面之必要，例如其分爲哲學的倫理學，及神學的倫理學是也。如是之分開討論，足以證實研究宗教問題，有兩個地位，此是德國宗教哲學之特別面目。吾人可以比較英德兩國之宗教思辨之地位：其在英國，吾人則見得其模範當代之哲學思想者，足有半數是神學家。其居於首座者，即是柏克立主教，英國所產生者，大約以此君爲最偉大之思辨奇才矣：只亞於柏克立者，則有蒲脫勒、克拉克、黎德、曼色及馬鐵努·詹姆士。德國雖有其頗多之有創解之思想家（宗教思想家、哲學思想家，皆有），足以自豪，然而德國則不能舉出如是多數之重要神學家之能以其潛力及於哲學思想者。英國之神學專家，向來不阻礙其承認真正而不存偏見之哲學思想，^{〔原註〕}「英國，自然神學爲上要之學科，未嘗一日忽略之，且視爲宗教神學之所不可一日離者，若無彼自然神學，則宗教神學亦將衰落」（見累睦繁 Charles de Remusat 之《宗敎哲學第一》，一八六四年版第四頁）。

凡是思想家有意自外於本國當時所實行之宗教諸事功及其生活者，則對於宗教問題，斷不能有適足之領會及適足之研究，此非過火之言。

也。以此事而論，吾人爲如是之宗教生活及事功，要求相同之承認，亦如吾人爲其他部分之生活及事功所要求者，例如對於其未曾多少活動於此諸多學問界中者，不許其有討論哲學的、算學的、法律的諸問題是也。如是者，則使哲學家之事功，更覺爲難，然而無理由能駁倒此正論也。

雖然，以發展哲學思想而論，德國從前一向所有之分門，即謂諸科學及其分爲部分之謹嚴，亦自有其利。因爲人類之思想，毋論其爲科學的，抑或是哲學的，只能由界說及界限而有合乎方法之進步，尙恐冒忘記或失去其主題之單一之險，及忘記或失去其較爲通括或統觀的見解，吾人則見得其研究此問題，在德國則較多進步，有非法英兩國所可及者。以法國而論，〔原註〕「在法國，則宗教與動無定」（累牘繁一宗教哲學），第三頁。從所引之一段議論觀之，其變之所謂政治的潛力，顯見於今日，不過其發現之方向不同耳。在此國之分等之諸學校中，將所有教課，作爲政治的，不與宗教相干，於是激發極多之等著作，以專門討論倫理及宗教爲兩事者之手，且有出自思想家之，不獨出自思想家之以爲宜，分倫理及宗教爲兩事者之手，且有出自思想家之，不獨出自思想家之

之可分也。遲至最新近時期，其宗教問題，因政治理由，而與天主教同其利害。如是之地位，姑毋論其有何缺點，至少亦有其利，即謂其以一宗有組織及結合為一之體思想，以處置一堅實之現象也。

以英國而論，在此一方面，宗教問題曾經為著作家之見解有諸多深淺之不同者所研究及處置，如是之諸多著作家，各有其資格之不同，而其學說或討論，並無結合於顯明之思想學派之集中於顯著之名者。每一位著作家，大概而論，皆自滿於獨立各抒己見，向來不顧歷史的接連，及朋友與仇敵之見解，是以此問題之歷史的及批判的處置，殊不適合。〔原註〕此則有一立著作證實之，予更為結實，以作者之所知而論，其措辭比於此主題者，惟有此歷史而已。其言曰，「在已往之世紀中，則已有新觀念新方法之充塞矣，其在某某數處，在第十九世紀之末年，則發現一宗抑制感情之效，果也。測量既往，及比較今日爭求吾人承認之宗教之哲學，求得能或者可以在某一方面，作為不能知主義趨勢所需之補救，在彼一方面，亦或以補救對於不能並容之諸多系統之紛亂，皆與以提倡」（引柯爾狄噶？亦作之全體，及其節目之宗教哲學論一之序文，一九〇一年版一。吾人一覽之此Caldecott）

證據矣。讀者應注意於此事，是大概由於學校外之思想及學問所致，此則作者

曾經在其他思想界及研究界所提及者。

是以嘗試關於宗教諸事之哲學思想之進步而求顯明，則不得不步趨德國如是思想之後塵。德國思想所走之途徑，已有多少表示於本思想史第二編之前數章中矣。作者今特爲本章之間題起見，而逐一數之。

一二、 點玄學的觀

第一觀點，大約是最重要之觀念之在第十九世紀所從以研究宗教問題或精神問題者，可以稱爲玄學的觀點；此所處置者，是平常稱爲精神的（宗教的）的真理：原是曾經武斷派神學家所製爲公式者，稱爲精神的真理，以別於自然之真理。是以亦謂之超越自然之真理。共計有三個問題：——即上帝、自由、及不死或不滅，是也；此外必要加默示事實（或啓示），及罪與贖罪問題。舉凡一切哲學思辨之討論如是諸問題者，在第十九世紀中，皆集中於德國之康德之教義，其他思想家有採用其學說者，有拋棄之者，亦有修改之者。如是之教義，則根據於康德在

一三、心理學觀點

其批判主義及玄學的著作所處之特殊地位。

第二觀點，可以稱爲心理學的觀點；其所研究者，是人之心靈如何趨近於精神的真理。此則由於反對康德之學說而發動者，其來源則是起自赫得、雅科俾、弗黎斯，至以後來之思想而論，其實是集中於士來厄馬赫之教義。而有一可注意之事，即是在第十九世紀中，德國思想之第一偉大之貢獻於心理學界者，原是獨立信仰之學說，或獨立之宗教信仰，作爲是內界生活之特別方面之學說。如是之觀點，不甚研究精神的真理，其大端則在乎作爲主觀的心靈現象，以研究宗教及精神的生活之本性及其要素。

如是之兩個顯著地位，其一是康德所處者，其一是士來厄馬赫所處者，皆在乎歷史主義精神，及訓詁的批判主義，未在德國之考據及學術未曾據有鞏固地位之先；當第十九世紀之大部分，及其較後時期，則以此地位爲最有特色。」〔原註〕

問題此兩方面，則有兩名詞以指示之，其一名詞是「宗教哲學」，其二即是一宗敎之哲學」。此兩名詞之分別，與倫理學之分別相似，因倫理學可即

已經穩固時，則得有第三觀點，從此以研究宗教的及精神的現象。從此觀點，則發生非常之多之研究宗教歷史及研究宗教建設之事功。第二觀點居多是研究個人的及主觀的信仰之現象，此新觀點則研究宗教，作爲是在學殖進步中之文明民族及野蠻民族之生活之客觀之現象；其所研究者，是大規模之人類之精神的（宗教的）生活。以英國而論，自從米勒以來，則稱爲宗教之科學。

吾人若與康德及其他思想家一致，規定道德感覺（即責務感覺）之學說也。問感情，則在此兩宗哲學，皆有更進一步之問題發生。在第一宗，則發生此學二宗中，吾人所絕對依賴者，究竟對何事物，而受制於此責務感覺之下耶？在第二宗中，則同引至於一種有系統的或玄學的處置，至研究道德及宗教哲學，則大部分皆是心理學之事。在此兩宗哲學，吾人皆有更進一步及較又新覺近之發展：即是人類之道德意識及宗教意識之歷史，隨此而發生者，較又學說之一趨勢（毋論其爲是與非），由研究其原始及起點，以判斷道德及宗教學說之有效與否，及其價值。以法國而論，其宗教之哲學（以別於宗教哲學），似是在最新近時期間發生者，幾乎與「道德玄學論」（法英兩國宗教哲學）同時發起。其較早之著作，例如上文所引累疊之小著作之論（法英兩國宗教哲學）。